

什么是**基层**？词典里有明确的解释——

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众的联系最直接。**

本书就是讲述了这样一个和群众联系最直接的**基层县长**的故事。

◎ 李伯乐 著

县长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李伯乐 著

具象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县长/李伯乐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387 - 2438 - 7

I. 县...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980 号

县 长

作 者	李伯乐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李天卿
责任编辑	李天卿 王 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76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当这部作品即将问世的时候，恰临中共十七大闭幕的新年之际。

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老话题，也是多年来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改革一路风雨一路辉煌，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又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改革成果”不仅充分体现了公平主义的首要价值追求，而且是对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特别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状况深刻分析得出的历史结论。

事实证明，近年来，中央实施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诸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费用、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等，切实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改革远没有结束，我们需要更加努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党中央的各种利民惠农政策。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共同富裕还是一个继续努力的目标。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上任
019	第二章 下乡
037	第三章 人大听证会
053	第四章 轴承厂
071	第五章 两个女人
090	第六章 现场会
103	第七章 校友
124	第八章 先进性教育
139	第九章 镇委书记
152	第十章 修路
173	第十一章 副县长
194	第十二章 尾声

第一章 上任

初春，一辆黑色奥迪牌轿车在公路上疾驶，年轻的司机手把着方向盘，仿佛自己也成了车的一部分。

“林县长，过了前边这座桥，就进了咱们新界的辖区，您看我是不是给丘思书记汇报一下？”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新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顺节把头尽可能地扭到正对着后面，轻轻地问。他对新来的县长还不熟悉，说话多少有几分拘谨。

“不急，到前面找个乡镇或村庄停一停吧！”对面的人话说得很客气，却又不容置疑。

他就是新界县新任县长林天生。

夜色初临时，奥迪才进县城。城里的霓虹灯很少，显得这座城市比省城落后了许多。车一到县委招待所，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成员早就站在大门前恭候新县长的到来。李顺节先下车，打开了后车门。就在车停下的一瞬间，林天生看清了县委书记丘思的外表，留下一个老成世故的印象。林天生发现在他走近丘思的时候，丘思一直堆笑着看着他。出于礼貌，林天生还以大方的微笑。

新界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逍遥也来了，他不能不来，文件没有宣读之前他还是县长。林天生和大家一一握手寒暄，谦和地说：“我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对地方工作不熟悉，诸位都是老同志、老领导，我的首要任务是当好小学生！”

餐厅里，酒菜已经摆好，林天生没想到会如此丰盛。桌上摆

满了山珍海味，几瓶茅台外包装都已去掉，与血红的软中华静静地摆在那里，显得无比尊贵，层层叠叠，色彩分明，老远就能闻到香味。林天生一看这阵势，明白今天晚上这顿酒，肯定是场硬仗。

林天生大大方方地入了主宾席。大家相继落座。众人一边寒暄，一边以不同的心态审视这位白面书生，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联想丰富。

丘思举杯敬酒，对林天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支持：“让我们团结一心，为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而奋斗。”

林天生说：“我年轻，不怕压担子，只要组织上认为我挑得起。”

席上杯盏交错，迎来送往。这是机关文化的一部分，几千年来莫不如此。

林天生还是有些酒量的，但他不想让人知道，喝酒总是推辞，觉得自己喝得有七分量的时候，林天生说：“我挂免战牌，不能喝了，丘书记、各位，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么多酒。”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海量，喝斤把酒误不了作报告，并且还能有条不紊地讲出两三条来。

大家握手告别，出了餐厅，都说要送林天生回房间，相互客气着。林天生婉言谢绝，最后由李顺节送林天生回房间。

住房尚未安排，林天生暂住县委招待所。

林天生即便喝到八九分量的时候，他的脑子也绝对清醒。这并不是他天生的酒量就大，而是几年来的从政生涯造就了他这一副本领。林天生躺到床上，脑子在紧张地运筹着。他清醒地知道自己肩上担着多重的担子，冒着多大的风险。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然，对组织没法交待，对爱人也没法交待，自己的前程也就算完了。再想想今天下午看的那两个村，如果新界的大部分村庄都是这么贫穷落后，自己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如今扶贫可是大有学问的，谁都知道，摘掉一个贫困县的帽子起码要官升一品。可是，要是选错了扶贫对象也会把自己坑了，让扶贫变成扎根。

多少年以来，他一直企盼着有一个机会，能够独当一面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一点辉煌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一回，他总算得到了这个机会。尽管这机会来得不那么理想，在机会里埋伏着很大的危险，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这机会或许永远也落不到他的头上，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而且，正因为困难大，风险大，他要干好了，就更能说明问题，就更有不同一般的价值了。

新界县给他的第一印象就如此之坏。他内心的感觉，不像来赴任县长，倒像是发配沧州。自己也说不清，怎么走上了这条路？来临时，妻子一再劝说，甚至说出离婚的话相挟，但自己最终还是来了。林天生面对爱人、面对女儿，只能欲说还休，含着这颗苦涩的果子来赴任。

整整一夜，林天生的思维像梦游一样忽东忽西，没法入睡。尽管如此，早晨闹钟响起来的时候，他还是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冲出卧室。

常务副县长赵宝吉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迎接新县长的到来，他本以为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任县长，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林天生。接风宴会上，尽管他一副坦然的样子，但心里还是透着几分凄凉。在介绍林天生时，嘴上附和新县长政策理论水平如何如何的高、能力多么多么的强，心里却是说不出的不服气。赵宝吉知道这个台阶至关重要，当不上县长意味着仕途将停滞不前。赵宝吉四十岁那年提了常务副县长，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蹲了六七年，早就年届不惑，差不多也到了该往上挪动挪动的时候。赵宝吉从小在农村长大，高中毕业后入伍当兵，在部队入了党，回来以后从村主任干起，当过副乡长、乡长、镇党委书记，一直升到副县长，几年前又提了常务副县长。

按常规，县长调走常务接班。他却没有按常规。第一届干完，他原以为能升正职，没想到县长的位子给了徐东，他还是常务副县长。

紧接着，又有了两次提升的机会，但都没有他的份。

年轻是个宝，年轻就意味着前途无量。你可能不服，你可能委屈，但你的确输了。近五十的人了，还是个副处，这已经定性了，至多再干一届副职，然后退到人大或政协当个主任、副主任或者主席、副主席，享受正处，就是万岁了。林天生的任职通知下达以后，赵宝吉企盼好久的愿望破灭了，他长吁短叹，只觉得胸闷，心绞痛。

赵宝吉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一进门他就觉得气氛不对，往常这时候，妻子兰英早睡了。进了屋子，便见兰英的两只高跟鞋胡乱地丢在地上，一只歪在远远的客厅一角，一只在卧室门口。那是兰英进屋时随火气一块甩出去的。兰英的外衣也胡乱地扔在沙发上，而不是挂在门后的衣架上。

他问：“你怎么还不睡？”兰英不说话，脸上冷若冰霜。

他坐到床边，没事似的说睡吧。兰英把他的被褥扔到了地上。他愣了，盯着兰英。兰英的眼睛里溢出了泪，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脸涨得血红血红的。

赵宝吉什么也没说，要在平时准会冲着妻子发一通火，可今天没有。他今天懒得发火，从地上捡起被子，脚也没洗就躺下了。

兰英不说话，背朝着他躺着。赵宝吉也不说什么，想着自己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常务副县长做了六七年，做得并不轻松，刚上来时的那番雄心壮志消失得差不多了，不想这时前头又现出一片曙光，原任县长任期未满就调往市里做了市政府秘书长。赵宝吉知道有望接替县长这个职务。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又被人给占了。自己以前一直认为：这一回没有咱的份，或许下一回就会有希望的；就是下一回没份，再下一回仍然充满了希望，媳妇总有一天会熬成婆婆。这是几十年来政府机关的惯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惯例。可自己这媳妇怎么就这么难成婆婆呢？

估计有两点了吧。他以为兰英早睡着了，却突然听得她冷冷地说：“到手的肥肉进了别人的嘴里。”

赵宝吉这才明白，兰英为什么发火，刚才他还以为是她打麻

将手气不好呢！这县里已经没有什么新闻了。新县长刚到还不到半天时间，看来已经满城风雨了。虽然赵宝吉心里十分难受，但不能给妻子说什么，那是纵容。她们几个县领导的爱人经常在一块打麻将，传出去还以为是我赵宝吉对新来的县长不服呢。不让女人参政议政是赵宝吉多年来一贯的原则。兰英自从纺织厂倒闭，下岗回家后，除了和几个麻友打打麻将、逛逛街，从来没问过赵宝吉什么事。

赵宝吉背对着兰英说：“人家当县长，是人家有那个能力，让我干，或许我还干不了呢！”

赵宝吉只能给妻子说这些高姿态的话。自己再怎么闹心，也不能让她在外面胡咧咧。他知道，不少人在县里任副职，一干五六年也不挪窝。还有人从政府干到县委，后来就到人大养老了。他知道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闹是没有好处的，与其说是与组织过不去，倒不如说是与自己的前途过不去。忍耐是最好的办法。林天生年轻，他不会在新界呆一辈子。只要平平稳稳地熬过两三年，自己再干一届县长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林天生在新界县的见面仪式是在简短的班子成员会上完成的。市委主管干部人事的副书记许国立和市委组织部部长周贞风专程来到新界。丘思陪着许国立、周贞风、林天生走进大会议室，新界县常委及政府各副县长按职务排序自然站成一排。林天生和班子成员一一握手。

周部长宣布省委的任命，只用了两分钟。接着又由周部长简单介绍了一下林天生的履历，然后丘思说了几句，最后是林天生讲话。

落座后，县委书记丘思介绍了常委及政府班子成员姓名和分工情况。

多年的磨砺，使林天生早已学会用沉默来建立威严，他努力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丘思满脸笑容，说了些感谢市委和市政府的话，当然也向林天生表示了祝贺。丘思带头表态，要为人表率，

当好一班之长，支持林天生同志的工作。

林天生表态时只简单地说了三句话：“第一，感谢组织的信任，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一定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我年轻，没经验，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多支持多指教。第三，做个清廉的县长，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

轮到大家表态了，一个个争先恐后，表示坚决服从省委、市委的决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为早日摘掉新界县贫困落后的帽子而奋斗。

最后，市委副书记许国立在会上传达了市委王审知书记的指示：“同志们，新界县是个农业大县，也是出了名的穷县，人口多，摊子大，担子重，相信林天生同志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和在座的同志们一道，把新界县的工作做好。新界县委全体班子成员要团结一心，把新界县的工作搞上去。”

在其他县区都有长足发展的时候，新界的经济却每况愈下，在全市六个县区的排名一年往后挪一位。每次市里开会，都要拿新界作反面材料，狠狠地点一通。

新界县，是典型的三等县，面积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八十万，改革开放到今天，比起周围的城市好像越发后进了。新界县是个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这两年，新界县的财政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虽然年年喊着财政收入超亿元，实际却不足八千万，还不够支出的一半，常常拖欠工资。

新界县不大。由于这些年经济落后，财力紧张，城镇建设几乎没有搞什么，房子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大多破破烂烂，街道很窄，卫生也不好，整个儿看起来没有生机和活力。县城三条大街，分别称做振兴街、商业街、政府街。街道虽不多，巷子胡同却不少。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在县城南面的政府街上靠西的位置。这就是新界县的政治权力中心，两栋古建筑。也说不清是先有了政府街的名字，后又盖了县委、县政府两大院，还是先有了两个大院，又给街道起了“政府街”的名。

两大院面对面，县政府大院路南面北。

林天生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三层东头，一套三间连成一体的办公室。林天生稍微迟疑了一下才进去。房间收拾得挺干净，里外分开，外间办公，里面休息。一排书橱靠在墙边，办公桌旁边还放着一台液晶电脑，几盆颇有档次的花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卧室的布置有些宾馆化，有饮水机，有小型冰箱，有食品，也有应急药品，书橱里的书摆得不多，都是些司空见惯的政治类书籍。

林天生伸手摸摸软软的椅子和油光可鉴的轴木做成的大板桌，知道这不是梦境，也不是在省城，他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也是这个院子的主人，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微微闭上眼睛，把头靠在老板椅上。办公室里很静，走廊里也很静。他命令自己什么都不去想，只感受着阳光和空气，可思想的野马在亢奋的心情引导下，在他脑海里无所顾忌地驰骋着。从省城副处长到新界县长，仕途上究竟是哪路神仙在保佑自己？

原县长逍遥是在林天生上任的第二天离开新界的。他来新界一年时间，一直没把家眷带来。

临行前，林天生来到了逍遥住的宿舍，见逍遥正在收拾东西。李顺节也在那里陪着。见林天生进来，二人赶忙停下手，李顺节给林天生敬烟倒茶，林天生客气地接过放在茶几上。

李顺节想这时候林天生来找逍遥，也许有话要说，更或许是他们约好的，也就借机离开了。

林天生来这里确实有话要说，只是不是李顺节所想的，他和逍遥事先并没约好，只是昨天交待秘书小代，注意逍县长什么时候离开，提前告诉他。刚才小代给他汇报，说逍县长正在宿舍收拾东西准备下午离开，他就赶忙过来了。

逍遥毕竟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对新界的过去心中有一本账：如经济工作、干部工作、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类人员的情况等。而所有的这些对于林天生而言，需要注意的事项不少，自己从头摸起来很费劲，即使是逍遥的教训，听了也大有用

处，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

走过简单的客套程序，林天生话锋一转，进入正题。

林天生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关于新界的情况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逍遥抚了一下头发，淡淡地一笑说：“没什么好谈的！”

逍遥不愿谈，林天生也没办法。

俩人又唠了一会儿闲嗑，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林天生就起身告辞。

林天生才到任几天，门庭就热闹起来。自从他住进县委招待所，晚上就没有断过人。林天生与新界任何人没有利益关系，正由于没有牵扯，因此得意的不得意的都愿意跟他沟通。

一拨一拨的，这些人一般都带点烟酒之类的礼物。林天生不好拒绝，都拒绝了怕以后不好开展工作，要是都收下呢，以后就麻烦了，这些人逢年过节只要有个理由就会上门来联络感情，那样自己就难得清静了。林天生想了想，有了主意，凡是送烟来的，客人走的时候他就给拿两瓶酒，送酒来的他就给人家两条烟，烟酒都送了的他就拿其他牌子的烟酒再回给人家。来人当然都不拿，他就说，我们以后在一起工作就算朋友了，你不收就显得分了。来人一听这话，心里很受用，也就只好拿着了。

新界招待所是新界县委、县政府的接待宾馆，是新界唯一一家三星级宾馆。客厅大得出乎林天生的想像。健身房、麻将室、桑拿间、餐厅、酒吧，一应俱全。林天生没想到新界县招待所竟有如此豪华的宾馆套房。

林天生不知道，这是去年县里新建的。新界县委、县政府让宾馆经理拿出一层建四套豪华大套房以便将来接待上级领导。成绩再好也不如领导的心情好有用。

既要干好，又要把领导照顾好，既要关注基层，更要关注上层，也许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林天生上任的前一天，高云市委书记王审知专门安排了一次

单独谈话。以前王审知不认识林天生，对林天生的了解程度仅限于档案中的记录。林天生走进他的办公室，王审知发现这位新任县长比他想像的要年轻一些，斯文一些。寒暄之后，王审知拿出一盒中华烟，抽出一支递给林天生。

林天生微笑着摆手：“谢谢，不会！”

王审知很随意地说：“不会也好，抽多了对身体没好处，但时间长了还是控制不住！”

市委书记王审知和林天生的谈话，有些像例行公事，无非是说一些派你下去，体现了市委对你的信任，要按照市委的部署加快发展地方经济之类的话。

林天生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王书记的谈话要点。

王审知向林天生介绍了新界近两年的情况以及新界县主要干部，特意说了县委书记丘思的情况。

最后，王审知站起来，握住林天生的手，拍拍他的肩，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林天生顿时觉得自己激动得不行，立刻表态说，王书记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您和市委的期望。

其实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冠冕堂皇的介绍。好话多，坏话少；表扬多，批评少。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林天生的身影在县委、县政府两大院出现，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笑着和他打招呼：“林县长来了！林县长早啊……”有意无意地恭维他。

上午，林天生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丘思的电话，说有事和他商量一下。林天生说马上就来，却故意等了约两分钟，才夹上公文包去了丘思的办公室。丘思见林天生推门进来，客气地点头笑笑，示意他请坐。丘思亲自给林天生倒了一杯茶端过来，林天生双手接过。丘思也没有回到办公桌后面坐，而是和林天生挨着坐到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丘思才慢条斯理开言道：“林县长，新界的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经济方面，压力大得很。你是省里来的干部，又年轻，脑子比我们老家伙好用，你来主持政府工作，我就一百个放心了。”

林天生忙摇摇头说：“工作还是要靠县委一班人的努力，丘书记的指示，我会坚决服从，还得仰仗你多多指点呢。”

丘思说：“指点谈不上，现在的官，谁都有自己的一套当法。要不要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安排你和大家见个面？”

林天生婉言谢绝：“就不用了，慢慢来吧！”

丘思说：“林县长，叫你来呢，也没什么具体事情，主要是和你交个底，以后就放手干，县委会全力支持你！”

林天生赶紧道谢。

俩人又聊了一会儿，林天生起身告辞。

下午林天生在办公室听取政府办主任的程序性工作汇报。

秘书小代拿过林天生的茶杯，先用开水冲洗了，再放了茶。他每次给林天生冲洗茶杯，都尽量多烫一会儿。他懂得这些细节最能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就这一件事，一个很小的细节，林天生一下子对小代有了好感。

林天生在办公室和办公室主任李顺节、副主任吴允城谈了两个小时，对加强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调研、强化督办职能、改进文风，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李顺节三十五岁，思维敏捷，有闯劲；副主任吴允城长李顺节几岁，沉稳中见老成。林天生和他俩的谈话是在严肃的气氛下进行的。李顺节和吴允城坐在林天生对面的沙发上，像两个毕恭毕敬的学生，聆听林天生的教诲。而林天生依旧坐在办公桌后，这样是为了显出上下级的关系。林天生深知，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就要造成这样一种气氛。如果身边的人和你没有距离，你就会因此失去下属的尊重。

林天生打电话给赵宝吉说谈谈县里的情况。

不一会儿，赵宝吉来了。

林天生马上起身，迎到跟前，跟他握手，给他让座。

林天生一边倒茶，一边笑着说：“我在这里的工作，最需要老哥你的支持了！”

“不，不能这样说。我这个人确实是有很多毛病的。”赵宝吉很感激地说。

林天生诚恳地说：“新界的情况，你最熟悉，你最了解。如果没有你的理解和支持，我是很难担起这副担子的。”

赵宝吉动了一番感情之后说：“你未免把我看得太重要了，实际上，我哪里有那么重要呢。和你比，只不过多吃了十年饭，现在可以说比你熟悉了解县里的情况。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和你比，我的思想观念恐怕要落后得多，脑子里的条条框框也比你多得多……”

林天生忙截住说：“赵县长，你太谦虚了！”

赵宝吉却认真地说：“我这不是故作谦虚，确实是事实。我没有推托的意思。我一是拥护，二是欢迎，三是尽心尽力的支持，做好我副手应该做的工作。你说吧，你需要我干什么？”

林天生说：“赵县长你太客气了。问我要你干什么，好像我叫你来，是要给你分配任务似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是想跟你随便地聊一聊，因为我刚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赵宝吉听了以后说：“那好，我把县里的情况简单汇报一下吧。”

赵宝吉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向林天生汇报。

无非是全县的基本情况，工农业情况，各项事业情况，以及财政情况等等。在这些情况里，有许多许多困难和问题。比如，农民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经济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工业企业将近一半停产或半停产，亏损严重，职工发不了工资，情绪很不安定；财政十分紧张，许多事该办办不了；拖欠了教师半年的工资；县直机关干部也不能按时开工资等等。

第二个谈话的是工业副县长窦学田。

林天生在班子见面会上，已经见过这位副县长了，听过他的激昂陈辞。他是个直来直去的热心人。八年前从部队转业回来，当时他是个正营职干部。回到县里以后，先后当过民政局副局长，工商局副局长、局长，三年前提的副县长。直到现在，他还

保留着军人的气质，说话不拐弯，执行上面的指示不打折扣，说干就干，热情很高。

见窦学田推门进来，林天生赶快起身，握住他的手说：“窦县长，来，请坐！”

窦学田在林天生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注视着林天生，等候他发话。

林天生微笑着看看窦学田，感到窦学田可亲可信。他说：“找你来，是想跟你个别坐一坐，聊一聊情况。”

“我懂得林县长的意思。我有啥说啥，说不出的，林县长提出来，我再补充。”

窦学田不等林天生发问，便说了起来：“新界的落后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也不是哪一届领导造成的，我这样说绝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支柱产业。工业落后，农业增产不增收，第三产业更是不景气。”

林天生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他指了指窦学田面前的茶杯，示意他喝茶。

窦学田喝了口茶接着说：“如何发展经济？要发展，最立竿见影的就是发展打工经济。我们有近九十万人，成年劳动力有三十万左右，如果每年能组织十万人出去打工，每人每年挣一万，十万人就是十亿。除去在外地消费的，只要带回来一半，也有五个亿。五个亿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我们县的财政预算一年才有不到两个亿。老百姓有钱了，才敢消费，商业餐饮业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第三产业才会逐步发展壮大。”

对窦学田的意见，林天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他也补充说，光靠打工经济只能保证把日子过下去，但不能过好。要想富裕，一是抓好现有的工业企业改制，充分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做好农产品加工这个大文章，我们有丰富的粮食资源，可以发展食品业。

最后又谈到民营企业，新界是落后地区，但从长远上来说，还是要鼓励全民创业，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只有民营企业发展好